

“吃饱饭/喝醉酒”类结构的分布与生成^{*}

杨 旭

提要 “吃饱饭/喝醉酒”被视为动结式中的“异数”,因为它们违反了所谓“补语的语义指向施事时不能再带宾语”的规则。文章调查了“V + 饱/醉 + N”的分布情况,发现 V 位置还有不少其他动词,N 位置还有不少其他名词,证明了“吃饱饭/喝醉酒”并非唯一例外。另外,在把“吃饱/喝醉”视为复合动词的前提下,基于认知图景理论描述了句式生成过程,得出结论:不能把类似结构简单地处理为词汇或惯用语,而应该对动结式的词汇化程度和所在句式的分布模式进行确认。

关键词 “吃饱饭” “喝醉酒” 动结式 词汇化 语义指向

一、引言

有学者认为,动结式带宾语有一条规则:当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施事时不能再带宾语,如果坚持要带宾语,则倾向于使用动词拷贝结构,如“小王写腻了”后面不能再加“作业”,须要说成“小王写作业写腻了”(马真,陆俭明 1997;李讷,石毓智 1997)。^①从这一“规律”出发,“吃饱饭/喝醉酒”被视为

^{*} 本研究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 413000124);另得到 2019 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外向型汉英学习词典兼类词表征策略研究”资助(项目编号 19YB022)。研究过程中得到过卢英顺教授和高顺全教授的指点,《语言研究集刊》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① 当结果补语指向受事时,带宾语是非常自然的,如“吃坏肚子”“喝完咖啡”。这类动结式更容易发生词汇化,《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的动结式复合词大都是这一类。英语也如此,只有“吃坏/喝完”这样的语义关系才有可能词汇化,如 break(“打碎”)、kill(“杀死”)、fix(“修好”)、burn(“烧焦/晒伤”)等。(董秀芳 2011²⁰⁵;施春宏 2018)⁴²

“异数”。比如有学者指出,“吃饱饭/喝醉酒”不符合动结式的配价结构公式(郭锐 1995)¹⁸³;还有学者认为这种例外是少数甚至唯一(石毓智 2000, 2003 2018; 施春宏 2005),如石毓智(2000)²⁹曾说“根据对大量语料的调查,我们发现了两个特例”,后又说“迄今为止我们只发现了两个案例”(2018)¹³³。李临定(1986)¹⁸⁹则指出,它们的宾语仅限于“饭/酒”,不具有类推性,如例(1)、例(2):

(1) 吃饱了饭: ? 吃饱了米饭/? 吃饱了面条

(2) 喝醉了酒: * 喝醉了茅台/* 喝醉了二锅头

这种唯一性必然导向“词汇化”的解释,即“吃饱饭/喝醉酒”已经词汇化为惯用语,可以不受句法规律的支配,因此并不算真正的例外。如果已经词汇化了,那么“饭/酒”就是可有可无的羡余成分,出现与否并不影响整体的信息传达。

事实上,已有很多调查指出“吃饱饭/喝醉酒”并非唯一例外(如佚名 2012; 武跃 2015; 崔山佳 2015),但是对于把它们视为词汇现象还是句法现象仍有争议。石毓智(2000)³⁰曾说“我们也可以根据以往动补短语发展规律预测,随着‘吃饱饭’这种用法的逐渐增加,它们将来也会发展成一种范式,最后会取代现存的动补短语带宾语的规律。”但在石毓智(2018)中仍然坚持了原有的看法。施春宏(2018)¹²²也认为这些新生的现象是受频率效应类推产生的,但是范围还十分有限,比如不能说“* 吃傻了假药”“* 喝胖了营养品”“* 帮累了他一个大忙”等(需要用拷贝结构),因此“还不具有规则内的系统通行性”。也有学者认为“吃饱饭/喝醉酒”是句法结构(佚名 2012; 崔山佳 2015),如崔山佳认为“吃饱饭/喝醉酒”“与语法规律还是直接发生关系的”,不能像施春宏(2008)把它们处理为“特例(个人的、临时的用法)”或例外,而是“显性语法现象”。

至于其生成过程,多认为是在“吃饭/喝酒”中间分别添加“饱/醉”得到的(郭锐 1995; 石毓智 2000, 2003; 施春宏 2005; 吴为善 2010; 董秀芳 2011)²⁰⁵⁻²⁰⁶。但是从历时上来看还存在“饱吃饭”的组合,如果是这样,为何不说“饱吃饭”是“饱”“吃”调换顺序得来的? 另外,“饱/醉”也能与“饭/酒”搭配构成“饱饭/醉酒”,为什么不是在前面添加“吃/喝”得到的? 其实不管何种做法,基本思路都是还原式的,即试图通过动词和补语的句法、语义属性加总出整体的句法、语义属性,但却忽视了“吃饱”不等于“吃”,也不等于

“饱”,而是涌现出了新的句法、语义属性。我们认为只有采取整体路径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下面首先调查“V 饱/醉 N”(特指“饱/醉”语义指向施事的结构)的分布情况,然后基于认知图景理论描述“吃饱饭/喝醉酒”的生成过程,并结合更多例子对相关结构定性。所用语料主要出自 BCC 语料库和“中央研究院”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以下简称“‘中研院’平衡语料库”),也有一些来自文献中的语料(当然会经过语料库的确认)。

二、“V 饱/醉 N”的分布情况

2.1 V 的情况

我们基于 BCC 语料库多领域子库做了穷尽检索,得到了表 1 和表 2 的结果。“V 饱 N”中的 V 共有 28 个(类型频率),总共有 1 741 条索引行(个别频率),频率最高的是“吃”,较高的还有“食、吸、喝、睡、充、蘸、看、赚、浸”等。“V 醉 N”中的 V 共有 6 个,共有 2 082 条索引行,频率最高的是“喝”,其余 5 个为“饮、吃、听、看、抽”。可以看出,这些动词的分布非常不均衡,如图 1 所示,它们都是从第一个词(即“吃/喝”)之后就急剧下降,有一半的动词只有一二条索引行,这种分布模式符合二八分布或幂律分布。^①

表 1 “V 饱 N”中 V 的分布

序号	V	频率	序号	V	频率
1	吃	1 367	15	唱	1
2	食	111	16	吞	1
3	吸	82	17	听	1

^① 二八定律指“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约 20%,其余 80% 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又名 80/20 定律、帕累托法则、长尾理论、省力法则和不平衡原则等,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于 1897 年偶然发现的(参百度百科“二八定律”词条)。1949 年,哈佛大学语言学教授乔治·齐普夫发现了“齐普夫定律”或“省力原则”,是对二八定律的再发现和详尽阐述。

(续表)

序号	V	频率	序号	V	频率
4	喝	63	18	蹭	1
5	睡	23	19	读	1
6	充	18	20	晒	1
7	蘸	18	21	开	1
8	看	14	22	刮	1
9	赚	10	23	加	1
10	浸	10	24	做	1
11	捞	4	25	吮	1
12	受	3	26	踢	1
13	饮	2	27	尝	1
14	沾	2	28	嗑	1
			合计	28	1 741

表2 “V 醉 N”中 V 的分布

序号	V	频率
1	喝	1 934
2	饮	110
3	吃	32
4	听	3
5	看	2
6	抽	1
合计	6	2 0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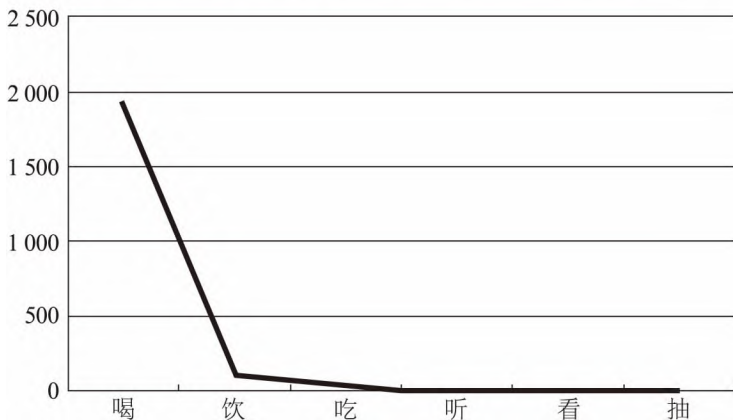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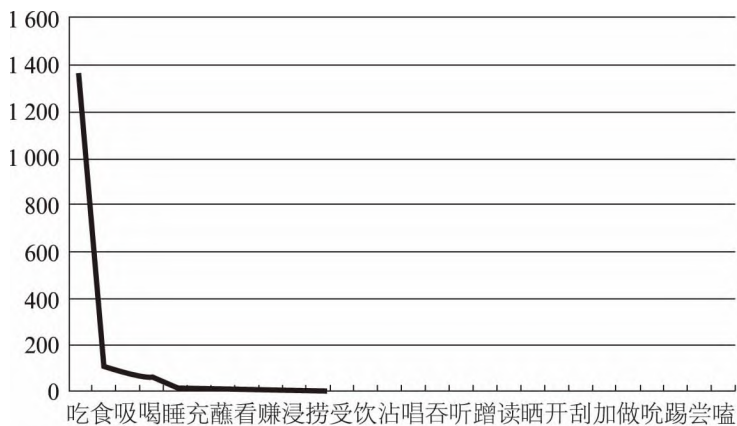


图1 “V 饱/醉 N”中 V 的频率分布折线图

这些用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搭配“饱/醉”本义的,V有“食、喝、吸、饮、吞、吮、蹭”等,或具体、或一般都表示吃喝动作,宾语加的是食品(食物或饮料),包括(为方便读者理解,暂时括注了宾语,后面会专门讨论宾语的情况):

吃饱(饭)、食饱(宵夜)、喝饱(老酒)、吸饱(血)、饮饱(水)、吞饱(血液)、吮饱(奶汁)、蹭饱(饭);

喝醉(酒)、吃醉(酒)、饮醉(酒)。^①

一类是搭配“饱/醉”隐喻义的,表示精神上的满足,这一类动词很难抽

① “食饱、饮醉”多见于方言,如粤语。

象出一个语义类,但以身体动词较为凸显,如“睡、看、唱、听、尝、谈、骂、抽”等,包括:

睡饱(觉)、看饱(风景)、唱饱(歌)、晒饱(太阳)、嗑饱(药)、踢饱(球)、尝饱(滋味)、听饱(各家的蜚短流长)、做饱(运动)、刮饱(民脂民膏/油水)、赚饱(钱)、捞饱(钱/钞票/油水)、开饱(会)、受饱(气/恶气/闲气)、充饱(电、气)、加饱(油)、沾饱(墨)、浸饱(墨汁/血泪)、蘸饱(墨/粉浆/靛青)、读饱(书);

看醉(风景)、听醉(音乐)、抽醉(香烟)。

可以看一下具体例子。例(3)和例(4)属于本义用法,“饱/醉”的语义指向主语“他/我”,宾语“池水/葡萄酒”是“饱/喝”的受事,是导致“饱/醉”的原因;例(5)和例(6)属于隐喻用法,“看饱/看醉”并非生理上的饱醉,而是精神上的满足。

(3) 有庆那时正在池塘旁躺着,他刚喝饱了池水,……(余华《活着》)

(4) 假如有一天,我倒在葡萄园里,就当我喝醉了葡萄酒长眠不醒,我将感到无上荣幸和欣慰。(《福建日报》2008-09-19)

(5) 铁门后面,那藏宝的石穴中,四位“贵宾”,该已看饱了那满室珍玉了吧?(柳残阳《断肠花》)

(6) 我恋着莎士比亚的情歌,或看醉古代希腊的雕刻,在梦里,我游着雅典与伦敦,却像红莲绿柳的那片江浙。(老舍《慈母》)

2.2 N 的情况

N 的情况必须结合 V 来看。一般来说,单个 V 的个例频率高,N 的类型/个例频率也高,反之亦然。极端的例子,像 V 个例频率只有 1 例的,N 也只有 1 类 1 例,如“V 饱 N”中自“唱”之后,“V 醉 N”中的“抽”,都只搭配了 1 类 1 例宾语(歌/香烟)。“V 饱 N”频率较高的动词如“吃、食、吸、喝”之后的 N 类型/个例频率都比较高,如“食饱”后有“饭”(75 例)、“屎”(17 例)、“宵夜”(7 例)、“早餐”(3 例)、“饭食、午饭、下午茶、饺子”(均 1 例)等,“喝饱”后有“水”(27 例)、“老酒”(9 例)、“酒”(3 例)、“奶、牛奶、血”(均 2 例)、“果汁、凉水、红茶、酸奶”(均 1 例)等,“吸饱”后有“水”(26 例)、“血”(25 例)、“水分、蜜”(均 4 例)、“鲜血、露水”(均 2 例)、“食物、春雨”(均 1 例)等。“V 醉 N”中频率较高的动词如“喝、吃”之后的 N 类型/个例频率也比较高,如“吃醉”后有“酒”(27 例)、“胭脂、老酒”(均 1 例)等。

我们着重看一下“吃饱/喝醉”后 N 的情况。如表 3 所示(限于篇幅,仅列 10 个),“吃饱”后的宾语特别丰富,有泛泛的“饭、东西”,也有较为具体的“早餐、午饭、晚餐、晚饭、夜宵”等,还有特别具体的“奶、草、老酒、火锅”等,共计有 78 种宾语。“喝醉”后的宾语则比较受限,除了泛泛的“酒”,其余均为具体酒名,共计只有 7 种宾语。两者的共同点是“吃饱饭/喝醉酒”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组合,而且要远远高于其他组合;其他宾语虽然类型比较丰富,但是使用频率极低,“吃饱”中排名第二的“吃饱早餐”才 11 例,还不及“吃饱饭”的零头,“喝醉”除“酒”之外的其他宾语都仅有一两例。

表 3 “吃饱/喝醉”的宾语分布情况

“吃饱”的宾语	频率	“喝醉”的宾语	频率
饭	1 111	酒	1 923
早餐	22	啤酒	2
奶	19	葡萄酒	2
东西	18	烧酒	2
午饭	16	威士忌	2
晚餐	15	白兰地	2
晚饭	14	香槟酒	1
屎	11		
老酒	10		
草	10		
夜宵	9		
火锅	6		

三、从认知图景看“吃饱饭/喝醉酒”的生成

认知图景指“人们对现实世界常规的,或者说是比较恒定的认知经验”,

由特定词语所激活。认知图景可以分解成一定的“认知要素”,具有不同的凸显度(指认知要素被激活的程度,可以量化为语义成分与动词的共现频率)经过两次凸显实现为具体的句子。第一次凸显关心哪些认知要素可以出现在语法结构中(出现之后即从认知要素或潜在的语义成分变为了现实的语义成分);第二次凸显关心语义成分在句法上是如何排序的,影响因素有信息结构等。这些认知要素经过两次凸显之后形成不同句式——这里的“句式”指围绕某一特定动词(或一类动词)的语义成分所构成的排列格式,是比较具体的,既不抽象,也不像句型那样具有层次性。句式可以分为典型句式和扩展句式,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通过隐喻、转喻和语法化等机制扩展出来的;其中句式意义相近的聚合为“同义句式”,之间具有交替关系。(参卢英顺 2005 2008 2015 2016 2017)

对于动结式及其句式的生成过程,文献中多采用还原路径,即试图通过动词和补语的句法、语义属性投射出整体的句法、语义属性,但遗憾的是遭遇了诸多例外。认知图景理论也存在这个问题,如卢英顺(2017)⁶⁵说“在探讨V和C认知图景的相互作用时,有必要深入考察哪些认知要素在映射时受到压制以及受到压制的原因。”但在我们看来,还原路径之外还需要结合整体路径,即把动结式视为在线生成的复合词,整体会被解读为“方式+结果”(太田辰夫 1958/2003^{32,192};高名凯 1986²⁴²)。^①在此前提下再来描写动结式整体与其他语义成分的互动关系,不排斥它会产生与动词和补语不同的语义结构。这样,动结式及其句式的生成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分述如下。

3.1 “吃饱/喝醉”的生成

词汇学对复合词的研究多从结构关系出发,认知图景理论转而主张从语义关系出发(卢英顺 2017)¹⁴⁴。本文秉持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精神,认为动结式已经规约化为“方式+结果”构式,只要是语义与之兼容或一致的词,都有进入该构式相应槽位的潜势(参Goldberg 1995)⁵⁰。对于“吃、饱、喝、醉”四个词,有12种组合关系:

^① 太田辰夫(1958/2003)^{32,192}把动结式视为“复合词”或“复合动词”。高名凯(1986)²⁴²也说,动结式“是两个合用的成分,然而实际上只能看做一个词,一个具有动词功能的词”。方光蕙(1962/1986)²⁴¹则特别指出,可以把“吃饱、喝醉”视为词。

吃饱、吃喝、吃醉、饱吃、饱喝、饱醉、喝吃、喝饱、喝醉、醉吃、醉饱、醉喝 其中只有“吃饱、吃醉、喝饱、喝醉”的组合与动结式语义兼容,可以得出“吃/喝”方式造成“饱/醉”结果的解读。其余组合要么显得奇怪(如“饱醉、喝吃、醉吃、醉喝”),要么就只能得出其他解读(如“吃喝、饱吃、饱喝、醉饱”)。这样,它们进入动结式之后,两个词临时合成一个复合词,把两个简单事件整合为一个复杂事件。

这种创新的复合词如果使用广泛,也可能词汇化,如“改善、扩大、提高”等都被语文词典收录为词。那么“吃饱/喝醉”的词汇化程度如何呢?这个可以通过基于平衡语料库的搭配强度(collocation strength)计算来界定。我们从“中研院”平衡语料库提取了“词₁₂频”(A)、“词₁频”(B)、“词₂频”(C)和语料库总词频(D=11245330)按照公式 $LOG((A/D)/((B/D)*(C/D)))^2$ 计算了“吃饱/喝醉”的互信息值(Mutual Information,简称MI)此外为方便比较,还测量了其他“X饱”“吃X”“X醉”“喝X”的MI,结果如表4所示(限于篇幅只列了前15个搭配:“吃饱/喝醉”的MI分别为10.33和10.42,相近且都排在第6位。鉴于它们的MI比某些已被语文词典收录的词还要高(以灰色底纹表示),可见它们的词汇化程度较高(尤其是“吃饱”)。

表4 “吃饱/喝醉”与相关词语的搭配强度^①

搭配	词 ₁	词 ₂	词 ₁₂ 频	词 ₁ 频	词 ₂ 频	MI	搭配	词 ₁	词 ₂	词 ₁₂ 频	词 ₁ 频	词 ₂ 频	MI
温饱	温	饱	37	79	105	15.61	麻醉	麻	醉	113	60	108	17.58
充饱	充	饱	6	33	105	14.25	陶醉	陶	醉	74	49	108	17.26
吃亏	吃	亏	97	4 660	71	11.69	沈醉	沈	醉	29	79	108	15.22
吃饭	吃	饭	498	4 660	450	11.38	沉醉	沉	醉	26	91	108	14.86
吃素	吃	素	41	4 660	66	10.55	烂醉	烂	醉	6	159	108	11.94
吃饱	吃	饱	56	4 660	105	10.33	喝醉	喝	醉	24	1 823	108	10.42

^① “中研院”平衡语料库来自台湾,其中有些词的说法或写法在大陆不太常见,其中“沈醉”即“沉醉”,如“香醇的烟台葡萄酒使我不禁沉醉其中”;“喝茫”表“喝醉”,如“第一次喝茫是在大学迎新的时候”。

(续表)

搭配	词 ₁	词 ₂	词 ₁₂ 频	词 ₁ 频	词 ₂ 频	MI	搭配	词 ₁	词 ₂	词 ₁₂ 频	词 ₁ 频	词 ₂ 频	MI
吃惊	吃	惊	80	4 660	181	10.06	喝茫	喝	茫	1	1 823	8	9.59
吃完	吃	完	180	4 660	445	9.93	喝完	喝	完	50	1 823	445	9.44
吃力	吃	力	95	4 660	443	9.02	吸醉	吸	醉	1	212	108	8.94
吃紧	吃	紧	50	4 660	257	8.87	心醉	心	醉	10	4 955	108	7.72
吃醋	吃	醋	10	4 660	55	8.78	喝掉	喝	掉	9	1 823	316	7.46
吃斋	吃	斋	1	4 660	9	8.07	喝干	喝	干	7	1 823	320	7.08
吃食	吃	食	29	4 660	325	7.75	喝水	喝	水	37	1 823	2 708	6.40
吃苦	吃	苦	45	4 660	756	7.17	自醉	自	醉	2	3 367	108	5.95
吃香	吃	香	16	4 660	333	6.86	喝光	喝	光	8	1 823	1142	5.43

3.2 “吃饱饭/喝醉酒”的生成

动结式生成之后,整体可以激活相关认知图景及其要素,其类型可能与动词和补语各自激活的认知要素相似,其数量一般不出动词和补语激活的认知要素之和。(卢英顺 2017)⁶²如“吃饱”可以激活“吃饱者(64%)>食物(20%)>肚子(10%)”等认知要素(括号内为凸显度)，“喝醉”可以激活“喝醉者(86%)>酒(35%)”等认知要素(凸显度参杨旭 2020¹⁰²,有所调整)。与动词和补语各自激活的认知要素相比,“吃饱者/喝醉者”不同于“吃/喝”“饱/醉”激活的“吃者/喝者”“饱者/醉者”,而是两者的整合。“食物/酒”的语义角色则变为了“原因”。^①由此可见,动结式所在句式涌现出了新的语义结构,属于原因做宾语的非常规动宾结构,尤其是“食物/酒”语义角色的变化,造成“吃饱者+吃饱+食物”“喝醉者+喝醉+酒”可以“倒置”。(参任鹰 2001)

这些认知要素经过两次凸显生成具体句子。如例(7)和例(8)所示,“吃

① “食物/酒”做“吃/喝”的宾语没什么问题,需要补充的是,它们还可以做“饱/醉”的宾语表示原因,如“饱饭后,他们换上了粗布衣,围着炉火祛寒。”(阿奎《卿本佳人》)“醉过酒的人都有这样的同感”(《中国青年报》1989-08-15)如此来看,“吃饱/喝醉”激活的“食物/酒”语义角色只是相对“吃/喝”发生了变化。

饱/喝醉”各自出现最多的句式是“吃饱者+吃饱”[例(7)a]和“喝醉者+喝醉”[例(8)a],分别占到了47%和59%,属于最典型句式;次之为“吃饱者+吃饱+食物”[例(7)b]和“喝醉者+喝醉+酒”[例(8)b],分别占到了15%和30%,属于较典型句式。“吃饱”还构成了“吃饱者+吃饱+肚子”,占到8%,属于次典型句式。此外便是扩展句式,都不太常见。由此可见,“吃饭/喝醉酒”在“吃饱/喝醉”构成的句式中较为常见。

(7) 典型句式

- a. 月容站了起来“我吃饱了!”(张恨水《夜深沉》)——吃饱者+吃饱(47%)
- b. ……偏就是**我百吃不厌**,每天都是吃饱了水梨,才去上工。(林清玄《雪梨的滋味》)——吃饱者+吃饱+食物(15%)
- c. 近两年来,她吃饱了肚子,穿暖了衫,别的不懂,也懂得了丈夫本事不小。(高晓生《陈奂生转业》)——吃饱者+吃饱+肚子(8%)

扩展句式

- d. 打个比方,一个人吃饭,总不能以为是**最后一口馒头吃饱**的吧。(《人民日报》1995-01-02)——食物+吃饱+吃饱者(省略)
- e. 如今是活干好了,饭吃饱了,场也赶了,亲戚走了,人有精神了。(《人民日报》1982-06-05)——食物+吃饱
- f. 虽说煎蛋嫩得让人吸溜不及,各式生冷色拉令我腻歪打怵,但起码**面包牛奶吃饱肚子**不成问题。(《作家文摘》)——食物+吃饱+肚子
- g. 肚子吃饱了,人们就开始注重“穿”。(《人民日报》1994-04-23)——肚子+吃饱
- h. 我在死亡的边缘时极力要活、要活、要活下去,我肚子吃饱了却想死。(张贤亮《绿化树》)——吃饱者+肚子+吃饱

(8) 典型句式

- a. 隔很久,她说“我喝醉了。”(亦舒《香雪海》)——喝醉者+喝醉(59%)
- b. 宝宝,这个叔叔喝醉酒了。(施亮《无影人》)——喝醉者+喝醉+酒(30%)

扩展句式

- c. 他说“别把那香槟当冷开水喝, 它一样会喝醉人的。”(琼瑶《一帘幽梦》)——酒 + 喝醉 + 喝醉者

四、结 语

最后要补充的是,类似结构并不限于“V 饱/醉 N”。吕叔湘(1986)和任鹰(2001)在文中便举了其他例子[见例(9)一例(14)]。鉴于例句未给出来源,我们通过 BCC 语料库进行了验证:除了“写累”找不到后加宾语的用例(但可以找到拷贝结构“她写东西写累了”),其他均能找到真实用例[例(15)一例(20)]。对于“答对了三道题”和“记错了门牌号码”,吕叔湘指出补语的语义指向有两解,既可以说“我答对了”,也可以说“三道题对了”。

(9) 大家吃腻了剩菜/吃腻了大鱼大肉。

(10) 写累了论文。

(11) 唱够了卡拉 OK。(以上引自任鹰 2001)

(12) 这个时候我已经睡醒了一觉。

(13) 我答对了三道题。

(14) 他记错了门牌号码。(以上引自吕叔湘 1986)

(15) 我要尝尝生命的另一方面,可以说是生命的素淡方面吧,我已吃腻了山珍海味。(老舍《樱海集》)

(16) 凡生,听烦了昆虫学家们的演讲,且不觉得捷克学者奇怪的表现如何有趣。(米兰·昆德拉《缓慢》)

(17) 但等下露斯姑娘在春光里唱够了曲,抱够了囡囡跑进房里时。(萧乾《昙》)

(18) 人们睡醒一觉睁眼看见王琦瑶的窗口……(王安忆《长恨歌》)

(19) 你只需要答对十四道题就算通过。(伍绮诗《无声告白》)

(20) 但是那个号码没有人听,我几乎以为记错了号码。(亦舒《星之碎片》)

尽管类似结构的普遍性仍有待调查,但如此多的“例外”明显不能再笼统地用“词汇化”或“惯用语”来解释。我们以整体路径看待此类结构,发现它们不过是非常规动宾结构的特例,特殊就特殊在其中的“动词”是在线生

成的动结式,动结式的词汇化规约度不一,搭配非常规宾语的能产性也不一。对于“吃饱/喝醉”而言,本文的调查表明其词汇化程度已经很高,完全可以视为动词。在它们构成的句式中,不及物用法仍然占主导地位(分别为47%和59%),但后加原因宾语的及物用法也不少(分别为15%和30%),其中“吃饱者+吃饱+食物”的个例频率较低(15%),但类型频率很高(78种宾语;“喝醉者+喝醉+酒”的个例频率较高(30%),但类型频率不高(7种宾语)。由于类型频率促进抽象句式的能产性及规约化(Bybee 2010)⁹⁵,所以“吃饱者+吃饱+食物”相对更偏向语法。如若把它们处理为语法,宾语“食物”就不是羡余成分,而是作为焦点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如例(7)b若删掉“水梨”,那么提供的信息就是不足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这两类句式的内部,“吃饱饭/喝醉酒”的组合频率最高,且要远远高于其他组合,这也难怪有学者会把它们视为“惯用语”。

参考文献

- 崔山佳(2015)《汉语语法历时与共时比较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314-328。
- 董秀芳(2011)《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
- 方光焘(1962/1986)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几个原则性问题。//王希杰、卡觉非、方华编,《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31-247。
- 高名凯(1980)《汉语语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郭锐(1995)述结式的配价结合与成分的整合。//沈阳、郑定欧编,《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68-191。
- 李讷,石毓智(1997)汉语动词拷贝结构的演化过程,《国外语言学》第3期。
- 李临定(1980)《现代汉语句型》,北京:商务印书馆。
- 卢英顺(2005)认知图景与句法、语义成分,《复旦学报》第3期。
- 卢英顺(2008)关于认知图景的几个问题,《语言科学》第6期。
- 卢英顺(2015)认知图景之间的相互作用。//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五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14-124。
- 卢英顺(2016)关于“句式”研究的一点理论思考——以“放置”类动词为例,《中国语法研究》第1期。
- 卢英顺(2017)《认知图景:理论建构及其运用》,上海:学林出版社。
- 吕叔湘(1986)汉语语法的灵活性,《中国语文》第1期。
- 马真,陆俭明(1997)形容词作结果补语情况考察(一、二、三),《汉语学习》第1/4/

6 期。

任 鹰(2001) 主宾可换位动结式述语结构分析,《中国语文》第4期。

施春宏(2005) 动结式论元结构的整合过程及相关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施春宏(2008) 《汉语动结式的句法语义研究》,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施春宏(2018) 《形式和意义互动的句式系统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

石毓智(2000) 如何看待语法规则的“例外”——从“吃饱饭”、“喝醉酒”现象谈起,《汉语学习》第6期。

石毓智(2003) 语法的规律与例外,《语言科学》第3期。

石毓智(2018) 构式与规则——英汉动补结构的语法共性,《外国语言与文化》第2期。

太田辰夫(1958/2003) 《中国语历史文法》修订译本,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为善(2010) 自致使义动结构式“NP + VR”考察,《汉语学习》第6期。

武 跃(2015) 现代汉语中“吃饱饭”“喝醉酒”动补结构探析,《现代语文》第3期。

杨 旭(2020) 非典型身体行为动词及其句式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佚名(2012) “吃饱饭”和“喝醉酒”商榷. [http: // www. doc88. com/p-990521411214. html](http://www.doc88.com/p-990521411214.html).

Bybee J. (2010) *Language, Usage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ldberg A.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武汉大学文学院 武汉 430072 yangxu1216@foxmail.com)

derivation. The cognitive level of *ruguo* counterfactual sentences contains subjective speculation and objective reflection. In this paper, the degree of trust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cognitive rationale of their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counterfactual *ruguo* (如果) — sentence; classification; the mode of logical derivation; cognitive evidence

Self-evidence: The Ess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Chinese Adverb *bìjìng* Chen Yu (89)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emantic construal of a modern Chinese adverb *bìjìng* (毕竟), due to the fact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that include emphasis theory, resulting theory and contrast theory are not exempted from som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llenges. Absorbing the merits from the past insights, we find that *bìjìng* is essentially an adverb that exhibit a sense of self-evidence, meanwhile the conclusion can be examined by the factivity test and the arguability test. We also prove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self-evidence representation account for why the former three theory have plausibility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bìjìng* (毕竟);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self-evidence; essential mechanism

The Distribution and Generation of the *Chibao Fan/Hezui Jiu* Construction Yang Xu (102)

Abstract: *Chibao fan/Hezui jiu* are considered as an anomaly for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but the synchronic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ere exist many other verbs in the *chi/he* position, and many other nouns in the *fan/jiu* position. Their generation is described based on the Cognitive Profile Theory, on the premise that *chibao/hezui* are treated as temporary compound.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constructions like *chibao fan/hezui jiu*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a lexical phenomenon in a crude way, but we should investigate the lexicalization degree of verb-complement compounds and how often they occur in the related 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Key words: *Chibao fan* (吃饱饭); *Hezui jiu* (喝醉酒);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 lexicalization; semantic orientation

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当年/当日”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Liu Haiyan (116)